

晶報

社址上海
電話二四八八

第一一八三號

廣告刊例
第一版每行一元
第二版每行八角
第三版每行六角
第四版每行四角
長期廣告另議

本報地址：上海英租界五馬路

上海五洲大藥房

自來血 樹皮丸 海波藥

與世優物有風香大房藥大洲五海上

司公草烟弟兄洋南

THE TASHI CIGARETTES

十餘年經驗 專製各種名煙

新中國雜誌

社出版部

內容豐富 歡迎訂閱

訂閱辦法：每月一元

秋令咳嗽

傷肺傷神

止咳金丹 天下馳名

製此靈藥 造福人羣

三分鐘內 咳止嗽停

貧寒面索 不取分文

富貴人士 祇收藥本

每瓶一元 不靈還銀

上海英租界五馬路 德福齋藥房

凡購讀神州日報者
附送晶報不取分文

愛讀本報諸君鑒
前承定閱本報無任感荷

招登廣告

膨脹

性動如無可以妙有此
必休命刀若憂以藥

德華西藥行

丸濁白發科

上海英租界五馬路

戒鴉片不可不看

戒煙良藥

德華西藥行

丸應消應萬

上海英租界五馬路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背痛

腎弱之痛 宜服此丸

治腎專 速效

安兜氏秘製保腎丸

放言

(雲寒)

嗚呼、今之所謂國民大會者、武人倡之、黨會從之、一時若狂、若國民之與黨會之機緣、其禍安福亦五十步與百步也。毋翁以會場爲問、予爲擬定二處、一曰八大胡同、凡應代表者、罔不以妓院爲優遊地、而開此地爲會場、以妓爲招待、逆料代表者、決無滿座請虛名之虞、二曰廁所、蓋代表若輩、豪爽又好奇黃金、以此一室臭氣滿坑滿谷、必代表所樂就而流連不去者也、且歐陽公謂文章成於三上、然易上枕上、若非會合之所、若羣居則上、其發異思、必各有大塊文章、一揮而得、制憲議法、定獄籌謀、不待聯絡貫通、自能同其臭味、斯二大好會場、若輩有之、日聚於廁上、夜合於胡同、衆代表必可全場一致表同意於此議焉、毋翁又云、吳將軍河南秀才、秀才必通云、吾河南無此秀才、人材更不通人之秀才、則又爲能滿君側之秀才乎、將軍云、東原秀才也、今日日來、聚於老鴉、吾河南最敢放鴉、鳴時巡閱副使、不知數十萬之廣東小銀蛋、尙貯囊中、昔昔古人、文官不愛錢、武臣怕死、今日之文武、既怕死、又愛錢、即聚我四萬萬國民於一堂、又奈此輩怕死愛錢之文、武何、嗚呼、况爲怕死愛錢者所促成而利用之國民大衆耶。

武人不死、大亂不止、貪夫不誅、民困不蘇、一家之中、主人不振、大僕僑於上、小僕僑於下、產盡資絕、所謂僕者、更爲乞債於隣而分擔之、攤之不均、乃互結黨私而相爭鬥、爭之不已乃殺主人以快意、嗚呼、安得天降強鄰之主、仗劍斬諸僕而重光大此家聲哉、吾願爲陳賈、過宋懷驪、亦大快事也。

新學者之愚民政策

(翁丹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以此語爲民主政策，有爲之正解者，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字須玩，並未替曰「民使由之」而勿使「知」，然則讓孔子者，正與孔子之言越相反，而今之學者，實用愚民政策之甚者也。不計民之可由不可由而強使之由，不計民之可知不可知而強使之知，強使之知，是以爲渾沌鑿竅也；強使之由，是以教以民戰也，是將驅市面作犧牲，以資實土官吏之行施也。夫豈仁人君子之用心耶？或更進一解曰：「且似知非知，強欲知其已，且欲由矣由，然微灌之民，夫如是其政策也，當惟愚民，並自愚矣。」又安得孔子再世，此輩灌之命，而大施其文化運動之手腕乎哉？噫！

抱着一個題目儘做

(翁丹)

老友馬二先生日前在本報上做了「篇『美中不足』的小文，共舉了十條例，第八條，說「老丹的滑稽文字，敬慎無兩，只是喜歡抱着一個題目盡做美中不足。」我有見了，委實慚愧馬二先生的情，曾經訪我府府，垂理說不窮」的要談起「敬慎無兩」來，當然要數馬二糾纏全理，那更

舊戲懷疑論

論戲者、分新舊兩派、余固喜研索

而稍獵夫新劇者也、每謂苟能習而精焉、舊者固佳、新者亦未爲不佳、然對於現時之新舊兩派、則皆不足以饜我之觀聽、於是自解曰、新者之

準戲詞本多不通，以推重老詞，而不許唱者擅改，若曰：『每况愈下，改而彌劣，則是改者之不能盡其責，非必不能改也。』況夫改革之事，本不厭

更正 晶報一百八十二號「簾小翠花」中「不可過縱」「縱」「誤」「縱」又「猶比類不背者也」「猶」「誤」「尤」

雜談

(45)

王書儼以武力馳名時者，在洪憲帝政時，曾以武夫邀倖走仕後，爲小徐所賞識，遂依附其未光，定國軍中之權輿。連運者是王質居其一焉。解脫，始幸而免，頃見逮于中某報，載其近代絕句三首：「爲秦泰會之書傍嚴經揭句礙北盟而作」今疑，我億憶援鑑山例、磨石文除宋太師，其二曰：「星宮奴陷離愁」司官家系寵不勝，二繼君臣同路難，心經石刻重思陳，其三曰：品題歸前與殘碑，京洛文人總好奇，七百年前天水碧，昆陵擧趾阜昌詩，自豫上郡謂詩刻云云，咏古之詩，固自有隸篆之成刻，然必欲爲秦檜劉豫輩，極意惡視，則殊未免奇見矣。

而其人之宅心於此亦可見矣。前記易甫贈潘鑾舫（復）詩，實諷甚至，今則潘鑾贈易友，易更爲詩謝之，題曰「潘鑾航次長贈金，助饒湖洲」，感謝一詩云，傳得易弟發憤，鎮洋而後又續微，二三豪俊吟工部，七十翁翁信能閑，歲貲賄才贍，大不遺私翁益精靈，願隨何物酬知己，惟祝他年亞抱冰，其感激涕零至此，所謂抱冰者，即南皮張季達（之）所制，易皆待受知者及，兩皮爲政務爲齟齬，以弋時譽，而於治國之實際，豈所發掘，就令此老復生，亦無從非時所需要之人也，而彼者，浸久管晏之見，對於新進之徵資者，漫欲以此相期許，亦適乎人以不廣而已矣。

○更正 品報一百八十二號「歲小崇花中不可過縱」繼誤讀「又」

此類不背者也○猶謂「尤」

愛克司光線

(一)
(五)
(五)
李楠秋著
禁止轉載

想到這裏，重行拔步飛走，頓又轉了一個念頭，暗想他這要娶人，如何向陸家主上去問我相見，敢說吃人笑話，不如揀一座小旅店，休息一夜，明日再上路不遲，一面而前一帶綠樹陰裏，不是高高的一插着一口酒樓，我腰裏有的是洋錢，且向那店裏賞玩村景也正好，心裏登時喜歡不盡，匆匆跨過兩道堤埂，那座旅店，居然已在目前，見那店門口一側放着幾張白木桌子，三三五五，有幾個村老在那裏閒話。大家見了鵬文，都掉轉臉來問向他細細講了鵬文誇得進門，也揀了一個座頭坐下，便有酒保近前問他要幾錢，他伸了四個指頭，酒保明白，知是要四兩了，立刻連碗筷捧得過來，還有幾個小套碟子，鵬文飲酒向西邊一指，笑道：客官，你臨日頭已墜下半邊去了，便是趕路，也趕不及，我們小店，雖然不賣宿頭，既然客人要在此歇過一夜，也可通融辦理，只是這須有貴小的一兩個酒錢，鵬文好生歡喜，立刻捲起長衫露出肚兒，雙手一拍，那九塊多洋錢，同好些銅角子，沙拉沙拉不但是信，又趁隙的向酒保笑道：你，你，你這不其麼物事兒！料想像我這樣闊人，不見得嫌沒錢花了，到了晚上，那酒保果然見着頭發走得了，到了晚上，那酒保將將鵬文引入一個小房間裏，到那上，一張沒罩子的煤油燈，迎面上掛了一張藍氈的牆紙，連日來的黑烟，已在壁上畫了許多烏龜，幾片木板間的床鋪，也不會掛着帳子，鵬文喊了一聲酒，一盤牛肉，自家在白木桌邊，自斟自飲，覺得有些酒酣，隔壁又是酒店老板的房，一個個客客，年紀比他小一半，肥鵬白一，生得到還干淨，鵬文在先看，在眼裏，

第二回 奮勇下書說先生吃黃 熱臉勸酒那女土質身

同，不禁噴噴稱羨。這時候却好老板一聲客進房睡罷。一陣一陣的嬉笑聲音，聽去有些叫得人難受，誰知那個酒保再湊不過，好像知道鵬文心事的，走近前望着他嬉戲的笑着，你先生可是打從城裏到我們這裏的，聽說城裏賣唱的姑娘，標緻的不得，可惜我們自幼生長這鄉村地方，卻從來不曾見過這樣式面。

「喂，你爲什麼一個人這樣痛哭呀？」
「咳，你不曉得，我因田荒世亂，打算到北京去，找親戚幫幫忙，帶着妻女，從京東走，到這兒，盤費已經完了一半，把女兒賣了二十元，放在小車上，我們是推着車走的，我就拿一塊錢去換個子，等我回來，車上的錢，又給土匪搶去了，我的妻子，又餓又氣，就死在那裏了，你看叫我怎能不痛哭一場呢？」

「咳，你們京東田荒，還算好呢，我們涿州，已經人吃人了，一個小孩子，只賣兩三塊錢，這小孩子賣了，等到明天，便成肉餡，又賣八個銅子，兩個了，你說這還成是什麼世界！我看這個樣子不對，幸虧做了幾年苦買賣，還積着存着幾個錢，我也沒有家小，所以到處都可自由來往，你既然這樣可憐，我們倆就從這兒結個伴，到北京去，想想法子罷，不曉得，上面是怎麼下等苦工的談話，他們說完之後，一個揩揩眼淚，一個便安穩，有一步，走向了北京城走去。

走了兩三天，到了北京了，嚇！真熱鬧！他們倆都這樣說，那時東車站許多馬車，許多軍人政客，不曉得在那裏巡邏，聽說某軍某兩位大好人，拿到了幾百銀錢，某兩位

馬王千承兒傳

九思香

(緩肌)

俗以舊歷七月杪爲地藏王菩薩誕辰，蘇州居民咸以是夕，布香燭於地上虔禮禱拜，厥名曰狗屎香。其殊殊不可解或謂狗屎實九思之寓九思，張上減小字也。相傳十說覆元以七月晦日死，蘇人憫其覆元之志於其忌日，焚香祀之，又思爲朱明所禁，故諛言爲地藏王生日，亦猶明季忠陵殉國以三月十九日，人民痛流涕之失主，數

於是日香花頂禮，以誌哀思，而又攝於清代之淫威不敢明言，故託名於太陽生日云爾。其說亦頗近似，戲爲張目以紀之。

聞遺事屬張王，失敗英雄自可傷。女那知與廢事，滿城猶插九思香。爲幾邊漫爭囉別字，相傳義可思。古帝王皆棄壤，香名狗矢亦宜之。

閩人、就可知他們兩的感情了。張德麟出新舞台，是爲了邱治雲往土庫來之故，因爲邱這一次過來，是小連生極力吹噓的，所以跟張德麟同小連生演打出手，夏月珊是個好先生由他們開去，結果兩個人老跳出來，現在很困難是進了亦舞台了。小連生，有人說他到旅順去投奔岑西林，其實是到常滿去教戲。

余叔岩三十一歲，住馬律師馬德里，丹桂第一台與他接洽妥貼，咸中秋節日，或節前二三日出台，事結下很深的冤仇。這回天蟾重行開幕，本來要邀白牡丹的，因為趙君吳彩霞在內，就不答應，所以林樹森介紹到亦舞台。新近同焦慶利鬧翻了，不叫吳彩霞出來打照牌，反要蔣硯香陪他出面，邀陳永奎調志奎做

紅翠韓
北平鼓小娘影之二



◀紅翠韓 二之影小娘鼓京北▶

南枝雜談

兇

校卿爲說優袍有名王石泉之子，如飛之外孫也。幼曾修業於私塾，然能作嚴體詩、八股文、散文非藝，故不見走步，而及之人士未，則固庸庸無所長，以之則說書道中，當然首屈一指焉。惟所說之優袍，爲刁劉氏與王文私通事，不克盡其所鮮。

春江夜事

、則(分)

[illegible]

是字訣

界諸儒學術，所未者，祇在一個字，「玩其語」。蓋不啻謂能學其一個是「字」，即又通諸般學術矣，豈其然耶？

曰：否。覺生全之議員也，前清官僚也，議員於議會席上，無話可說，隨聲附和，祇有一個是「字」，小兒戲大官僚，不覺所聞何事，所說語亦必概以「一」是字答之，故能悟覺生以「一」是字，則覺生之能事畢矣。

覺生是一個「是」字，猶小輩及員之資格，故推己及人，不敢自矜欲以之博授俗人，且欲以之推論此之研究諸般學者，其用意可知矣。

問或言「爲之點首再拜，因紀之」，曰：「是字訣。」期無悖覺生求